照亮那片不识心的盲

——读苗勇长篇传记文学《晏阳初》有感

杨华（四川成都）

读《晏阳初》这本五百页的书，我共花了十六个小时。对于如此厚重的文本，我已把阅读速度调到最快，把专注调到凝神屏息的程度。

在阅读稍事休憩的间隙，我的脑海中总是交叉出现几个画面，有新近的，也有过往的，挥之不去。它们仿佛专为这本书而来，跨越山海，等在此处。

三个看似不相干的画面，被一本《晏阳初》串成一条线——从身到心，从识字到识心，与书中的情节重叠起来，模糊了时空界限。

跨越时空的镜头：晏阳初在做什么

画面一：关支书拍摄农村老人的MV

四川资阳冒石村的关支书把助农直播做遍全国，又为村里满头白发的老人拍MV，让他们第一次成为自己故事的主角。恍惚间我看见书中的定县：熊佛西带师生领村民排演本村故事，庄稼人字认不全，台词卡在喉咙里。他忽然明白：戏要让农民自己演，先得让农民认得戏里的字。让沉默的人开口——这是被看见。

画面二：AI的四层漏斗画像

AI科学家卡帕西曾用四层漏斗描绘人工智能：六十亿人被浪潮推着，两千万人肯往深处钻，塔尖不过五千人。定县的傍晚，晏阳初把农谚写在灯笼上，提灯走村串巷；庄稼人围拢来，他把识字课本递进一双双粗糙的手里。百年过去，漏斗换了形状，筛的仍是同一件事：那时是认字，如今是提问。把人从漏斗口往里领——这是教会人提问。

画面三：二十五部委的红印章

年初，盖着二十五部委红印章的《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实施方案》传遍网络：八成以上村和社区设心理咨询室，县县有心理门诊，到2030年织成覆盖全人群的心理安全网。二十五枚公章落下，像二十五只手，把看不见的心事轻轻接住。书里有更早的药方：定县乡下，晏阳初把保健员派进村落，教农人洗手、种痘、烧开水。百年之间，医治从身体到了心灵，护的都是人好好活着的那口气。那时扫的是不识字的盲，如今要扫的是不识心的盲。把看不见的心事接住——这是被理解。

一盏灯，跨越整整一个世纪，长明不灭。

生命对生命的点燃：苗勇想传递什么

镜头再往后拉一寸，我看见那只举灯的手：灯是晏阳初点的，让我看见光的，却是苗勇力透纸背的指灯之手。五百页只用十六个小时读完，因为它是故事性强的传记：文笔生动，场景栩栩如生，读的不是文字，而是剧情。而“还原”一个人，先要共情。共情有边界，边界就是我们自己的经历；故事恰恰能替人拓宽这个边界。

一个名字跟随苗勇三十年：十岁初遇，十七岁向室友报出这个名字，被笑作“冲壳子”。他要写出“我心中的仰望”，在“史料有余而文学色彩不足”处另辟蹊径。十年收集史料，跑遍七十多个地方，访谈近百人；三年成稿，五易其稿，从2005年拟提纲到2021年付印，整整十六年。

透过这支笔，我恍惚看见另一个人的生命故事。我懂那种滋味：白天有白天的事，夜里才有夜里的笔；其间八年反复推翻自己，反复自问：真有人要看吗？书一面世，一年之内重印十余次，获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被改编成电影《平教之路》和川剧《晏阳初》。

九十年前，镜头对准平民；十六年间，一支笔对准晏阳初。工具换了，动作没换——都是把一个人从被遗忘里打捞出来。

把灯举到下一双手里——这是被点燃。

心河夜校的荧荧之灯：我要寻找什么

心河夜校开办之初，我以为自己在做常识科普。走着走着才发现，常识不是目的地：知道熬夜伤身的人，夜里照样亮着灯；知道刷手机耗神的人，手指照样停不下来。行为底下全是翻涌的情绪。熬夜不是不困，是心有不甘；刷手机不是无聊，是心里空着一块。再往下，是一套早就装好的自动导航：六七岁前被怎样对待，哭时有没有人应，这些事长大后一件都想不起，却写进了身体的代码；而这套代码，还不止一代人编写。

一层一层看下去，我才明白自己在找什么。我找的从来不是知识，而是那盏灯——能让人在没人扶的时候自己站起来往前走的精气神。百年前的人不识字，不知道自己不识字；今天的人不觉察，也不知道自己不觉察。文盲可以扫，扫完就认得；心盲扫不掉——心看不见，只能照亮。书里晏阳初说：“乡村改造的目的，不单是使人们摆脱困境，主要是在摆脱困境的过程中真正开发出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与创造能力……教育只是我们事业中的一个主要环节。”这话也在提醒我：心理科普只是“一个主要环节”，不是把人“救”出来，而是让人长出自己行走的能力。

不是给答案，是点灯。灯，晏阳初点的；手，苗勇举的。如今这盏灯递到我的手里，何其有幸。心河夜校没有礼堂，没有讲台，只有一群人忙碌一天后，在夜里坐下来，隔着一块屏幕把心打开。灯不在大小，而在于亮与不亮。就像二十九个心理关怀员，他们不是专家，只是先学会在夜里坐下来，学会听人把话说完。二十九个人，二十九盏灯：照不亮一座城，却能照见同事一闪而过的焦虑，照见孩子低头时的一抹恐惧。

这盏灯照不亮一个时代。它只做一件事——照亮下一个生命。一个生命点亮，就可能成为下一盏灯。一百年里，灯没换，举灯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这篇读后感我也借助AI扩写观点、提炼金句，可它替代不了我在夜校带大家做的那三分钟冥想，替代不了此刻被照亮的一小块心域。“看见即疗愈”要分两次：第一次看见世界，第二次看见看世界的自己。百年前那盏灯照的是第一次，如今是第二次。灯照了百年，照过字，照过田，照过一个个困在生命里的茧；照到最后才明白，它一直想照亮的，是举灯的那个人自己。

举灯的人，也在光里——这是被照见。从识字，到识心。

悠悠毗河水 青葱泥巴沱

李义忠（四川成都）

我第一次听说毗河时，还是个毛头小伙。1978年，我来到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的军区军医学校读书，闲暇时总爱到新都游玩。

天回镇离新都县城很近，当时宝光寺和桂湖就是川西平原闻名的风景名胜区，是老成都人赏荷观桂、上香数罗汉的好去处。每到周末和节假日，人们就会呼朋唤友，骑上自行车逛新都的泥巴沱——品茶、垂钓、野炊、划船，或是漫步欣赏毗河风光。

我一直好奇，新都的毗河公园为什么叫泥巴沱，这个名字究竟从何而来？带着这个疑问，在某一个周末，我约冉瑞莲、余大兴等同学坐公共汽车到泥巴沱探秘，饱览毗河风光。我们一行来到位于乡间田野中的“泥巴沱风景区”，田野里是绿油油的庄稼和掩映的乡村民居，一条两边有街市、茶肆、酒楼的路，连接毗河北岸的景区大门。“泥巴沱风景区”被参天大榕树、樟树、桂花树和竹林掩映，一座晃悠悠的铁索桥联通南北两岸，这里碧水蓝天、丛林幽深，画眉、白鹤、野鸭等翩跹飞舞，鱼儿在水中缓缓游弋。

泥巴沱风景区的简介中记载，泥巴沱位于新都城南三公里处，毗河缓慢流经此地迂回，形成了一个三面环水的半岛状大回水湾，河岸以泥土为主，四川话把回水湾也叫作回水沱，泥土叫泥巴，因此称泥巴沱。冉瑞莲插话：就像重庆嘉陵江上的牛角沱一样。

毗河流经青白江、金堂后汇入沱江。据史料记载：历史上毗河水量丰沛，新都泥巴沱曾经是毗河岸边开辟的第一个水陆码头、商品物资的集散地。抗日战争时期，川西地区支援抗日前线的战备物资与生活物资，就是从泥巴沱码头起运，经金堂峡沱江水运经过简阳、资阳、资中、内江、自贡、泸州等地运抵重庆。解放后毗河的主要功能是排洪。都江堰扩大灌溉面积、上游来水减少，水运也就停止了。北宋名臣赵抃、明朝新都状元杨慎都留有“澄川秀野如披画”“朝暮多奇态，草水含灵氲”等佳句。

泥巴沱是城乡居民、文人雅士闲暇时喜爱光顾的地方，大家在这里喝茶、下棋、垂钓，或是谈天说地、舞文弄墨，留下了不少赞美诗句。当年我们到泥巴沱游玩，除了漫步赏景，还会去竹林采笋，买垂钓者刚钓上来的鳜鱼野炊；端午节还能看热闹的龙舟赛。

如今新都区依托毗河泥巴沱的自然资源，保留原生竹林与花草，将毗河两岸打造成为成都北部去碳、增氧、降噪的城市绿肺，主要是树林和竹林相间的大草坪和湿地，沿河两岸铺设了健康绿道，修缮了富有诗情画意的观景亭台。配套建设的健身场地与体育场馆，为城乡居民提供了集休闲娱乐、体育健身于一体的优美休闲空间。

沿河两岸绿道旁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天朗气清之时，白鹭、画眉与鸽群都在园区里自由觅食。晨曦初露，成群结队的男女老少入园晨练，散步的、跑步的，还有跳广场舞的、打太极拳的、跳绳的，让这里热闹非凡。

走进枕流亭、听流亭，可聆听哗哗毗河水如悠扬琴声潺潺淌过；来到待鸥亭、望江亭、伴沱楼，可看朝阳下白鹭翱翔、飞鸽觅食、野鸭戏水、渔人垂钓；望一江碧水奔涌向前，逐浪东流。此情此景，让人禁不住赞叹：毗江濯濯东流淌，绿道处处健身心，白鹭结对戏水岸，鸽群高翔绕江飞。

看那些新郎、新娘，在摄影师的簇拥下进入泥巴沱公园拍摄婚纱照，留下青春的幸福瞬间；幼儿园的孩子们走进泥巴沱公园亲近自然，听老师讲述泥巴沱的过往与现在，在幼小心灵里埋下保护自然生态、践行环保理念的种子。

每到周末，就有来自市区和周边的游客，携妻儿、父母驾车前来泥巴沱度假，搭帐篷野炊、陪孩子玩攀爬滑梯，全家老小一同赏景呼吸清新空气，成为一道温馨美丽的风景。

青葱泥巴沱，碧色毗江水——“新都绿肺”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环保理念，吸引着各方游客。

口袋湖

周祖国（四川自贡）

连日来心绪空落。一场雨后，清晨，我独自走在湖边。这湖不算大，原本是由几块大田连缀而成，远远看去，就像谁随手扔下的一只口袋。

以前，我常陪着年迈的母亲在这里散步，绕湖一圈，又一圈。我担心她身子吃不消，催她回家，她却不肯离开，执意还要往前走。五个月前，一场脑梗把她送进医院，她真的再也站不起来、走不动了。她在病床上躺了五个多月，不久前，走了。

如今她不在了，我独自走在这湖边。湖还是那个湖，雨水过后，湖面水上涨了些，颜色更深了，像一块吸饱了水、被她清洗晾晒在这里的旧布，沉沉地铺在那里。岸边的草被雨压弯了腰，叶尖上挂着水珠，风一过，水珠就簌簌地往下掉。我沿着湖边走，凉风扑面，像谁在耳边轻轻叹气。

湖边高低错落地长着柳树、棕榈树、银杏树、水草，湖水清澈，微风掠过，漾开细碎波光。岸边零星坐着两三个垂钓的人，如同静物。

那时我想，母亲除了喜欢这湖光景色，还有另一层原因——她干了几十年基层工作，习惯了跑腿走路，闲下来反而不自在。我曾对她说，现在老了，腿又越来越不好使，该多静养了。她说，再不走就走不动了。

一路走着，到处都是她的影子。棕榈树下那张石凳，我们从前常在这儿歇脚。我递过水，她喝一口便放下，又站起身，要继续走。那时只觉得她性子执拗。如今想来，人心深处，或许藏着连自己都察觉不到的某种预感。湖水依旧泛着波光。我独自环湖走完一圈，往日相伴的光景，再也接续不上。但还清晰地记得她那件蓝格子布衫，她走路时微微佝偻的背影，说话带着的乡音，以及她眼里温和的光亮与慈祥的笑容。可这些记忆都是零碎的，好比湖面被风揉碎的波纹，怎么也拼凑不成一个完整的画面。

从前听她说，人到老来，就跟湖边的野草一样，风来便倾，雨打便折。当时我并未往心里去。现在才仿佛感悟到，世间所有生命，终会如枝头落叶，随风飘，随水流，再也回不到原处。想着这些，深秋雨后的清晨，竟生出黄昏的倦意。天色是灰的，云层压得很低，像一块浸了水的棉絮，沉甸甸地悬在头顶。身边的树好像站了很久很久，都累了，枝条垂着，叶子蔫蔫的。对面高楼的倒影迷迷糊糊，在水里晃着。这世界，落在湖里显得很小，像一幅没画完的水墨画。湖面上偶尔有水鸟掠过，翅膀划破水面，留下一道浅浅的痕迹，很快又被风吹平了。

我望着空阔的湖面，心里堵着，又空落落的。我清楚，这片空缺，是母亲离开之后留下的。蹲下身，捡起一块石子掷进湖里。石子沉向水底，泛起一圈圈涟漪，又渐渐淡去，归于平静。曾经那样鲜活、真切的母亲，最终只留下宛如这湖面转瞬即逝的印记。我继续往前走。湖风带着微凉拂在脸上，轻柔得像年老的母亲曾抚过我的手。我拢了拢外套。风虽凉，一步一步走下去，心却是踏实的。母亲没有真正走远，她仿佛化作岸边草木，融进这片湖光，换了另一种方式陪着我。

我脚步放得很慢，很慢，似乎在感受着她当年的样子。我知道终有一日，我也会成为这湖边的一阵风、一片落叶、一缕薄雾。不知道到那时，会不会也有谁沿着湖岸走来，看见风中晃动的草木，想起曾经的我。

细雨又落下来，落在湖面，落在我的脸上，落在母亲从前踏过的每一寸泥土上。仰望灰蒙蒙的天际，我似乎读懂了这口袋般的湖，读懂了湖如人生的意境。我的心空空荡荡，又满满当当：装着母亲的身影、我的念想以及这人世间所有无言的孤寂与暖意，都深深地融入了这淡淡的秋光之中。



格聂雪山之晨 龚伟 摄

外滩夜颂

谭世富（四川成都）

廿载诗缘聚沪上深秋，
文友相别暖意绕心头。
松江厚情待我多停留，
初露文才此生最荣休。

相伴同登云上最高楼，
极目远望广厦眼底收。
神州第一摩天冲斗牛，
六百三丈雄姿冠九州。

凭栏俯瞰车辆小如舟，
繁花绿树嫣然映眼眸。
薄雾轻缠身似云中游，
凉风拂面心欢意悠悠。

夜幕垂空星月照江头，
外滩灯火辉煌映碧流。
万盏霓虹璀璨铺锦绣，
一江倒影摇曳不胜收。

对岸琼楼焕彩竞风流，
明珠高耸光芒照九州。
千家万户夜色添温柔，
满城灯火如梦醉心头。

游人如织笑语满滩头，
秩序井然欢乐共遨游。
遥念友人同赏此高楼，
虽未同行心意亦相投。

长滩十里北接苏州流，
海关大钟高耸岁月悠。
东方红曲声声传永久，
名闻天下三钟第一流。

轻舟破浪江波荡彩绸，
光影摇红映我锦衣袖，
恍若仙子翩跹舞汀洲，
身在画中忘却世间愁。

外滩夜景绚烂迷归舟，
满目繁华璀璨眼底收。
此生幸赏申城今夜秀，
一段诗情永记在心头。

诗画还乡

李定林（四川泸州）

第一次踏上曾经无数次路过的古蔺盐井河铁索桥，是在2018年。那时，我已在家乡工作几十年，刚刚退休。

一踏上铁索上的木板，桥身便如秋千般晃荡。只见桥的那一头，一位满头银丝、身材高大的老者，正对着岸畔岩壁比划着什么。走近一看，摩崖上“天眷其功”几个大字赫然醒目。老人爽朗地自我介绍：“我叫杨茂林，86岁，从武汉来。这桥是我祖上修的，快两百岁了。”刹那间，一段尘封在岁月深处的记忆在他脑海中铺展。他此行不为游赏，而是赴一场跨越近两个世纪的时空之约。这也是他晚年亲近故土的又一契机。

要读懂这位老人的执念，须将时光回溯到清道光八年（1828年）。祖上杨占华铸铁捐资建起这座铁索桥。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其子杨文昭续建增固。面对横跨盐井河谷的凌空飞渡，杨文昭写下了情深意长的《柑子坪八景诗》。“铸铁成梁跨碧溪……”感慨的不只是眼前之景，更是家族心血所系、血脉所依。山是祖坟安息地，洞是儿时嬉戏处，桥是先辈心血凝。这些诗句如一枚枚活化石，藏着家族的温度，也深深烙进了这位在外漂泊七十余载老人的心底。

回望故乡，那山、那水、那桥，还有儿时的旧梦，历历在目。脚踏故土，看熟稔又陌生的山川，杨茂林用了六年时间，将那些诗句一笔一笔描进宣纸。早年学过油画的他，深谙光影层次，画起盐井河峡谷来，便有了“可走入”的真实感；但他更懂得用自创的“滚笔皴”去触碰粗粝的崖壁——笔锋卧倒，滚动之间，浓淡枯润自然呈现，恰似铁索桥上斑驳的锈迹，又似两百年风雨刻在岩石上的皱纹。

老人的笔下，没有旅游画册的甜腻，也没有仿古作品的匠气。他画的是祖辈建的桥，是童年梦里的那座桥，是水墨中的故乡。86岁的手或许微颤，但每一笔都稳稳落在心路上。他不是在画风景，而是在打捞沉在时间谷底的记忆。这套画作的价值，不在于炫目的技巧，而在于心底流出的最强音。

尤为难得的是，杨文昭的《柑子坪八景诗》曾有两首一度失传，靠着族人代代口口相传，杨老循韵悟意、反复琢磨才抢救回来。盐井河铁索桥作为古蔺县唯一现存的铁链桥，杨茂林这组画，正是它唯一系统性的视觉记录，堪称一块不依赖纸张的“视觉碑石”，为家族立传，亦为地方写史。

画中那铁桥夜月、火星山色、营盘云烟，早已不再是地理坐标，而化作一个家族的精神图腾。六年光阴，杨茂林把先祖心中的诗、眼前的桥，化为笔下的画，把情景交融的水墨长卷，交付给后人。画里的桥，连接的何止是两岸山河，更是过去与现在，是血脉与土地，是游子与故乡。

纸上的归途，终有抵达之日。93岁临终前，杨老眼力、手力衰微不堪，只好郑重委托故乡著名书法家、古蔺县原政协主席朱文国先生，为画作配写杨文昭的八景诗。就这样，这组作品完整承袭了中国山水画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传统，魂归故里。

为了让这份念想走得更远，留在家乡父老心中，弥留之际他留下嘱托：画作不挂进祠堂，不留给族人私有，全部捐赠给古蔺县档案馆永久收藏。

地理的山水、心中的山水、祖辈的乡愁，尽数倾注在宣纸上。如今，那桥还在，山还在，诗还在，盐井河依然汹涌澎湃。而我们在每一次回望的目光里，都能看见一个家族用两百年写就的答案——根在何处，魂归何方。

尘埃落定。2026年7月1日，诗画正式入藏古蔺县档案馆。

贺四川省文学艺术发展促进会茶艺专委会成立

（七绝二首）杜波

其一

峨眉云暖会清流，
泉畔香浮碧玉瓯。
一盏幽杯通陆圣，
千丝万缕润神州。

其二

峨眉雪芽映金秋，
平常心中消尔愁。
普贤十方会桑苎，
禅茶一味信天游。